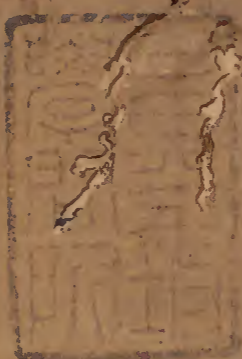


淮南鴻烈解

廿三之八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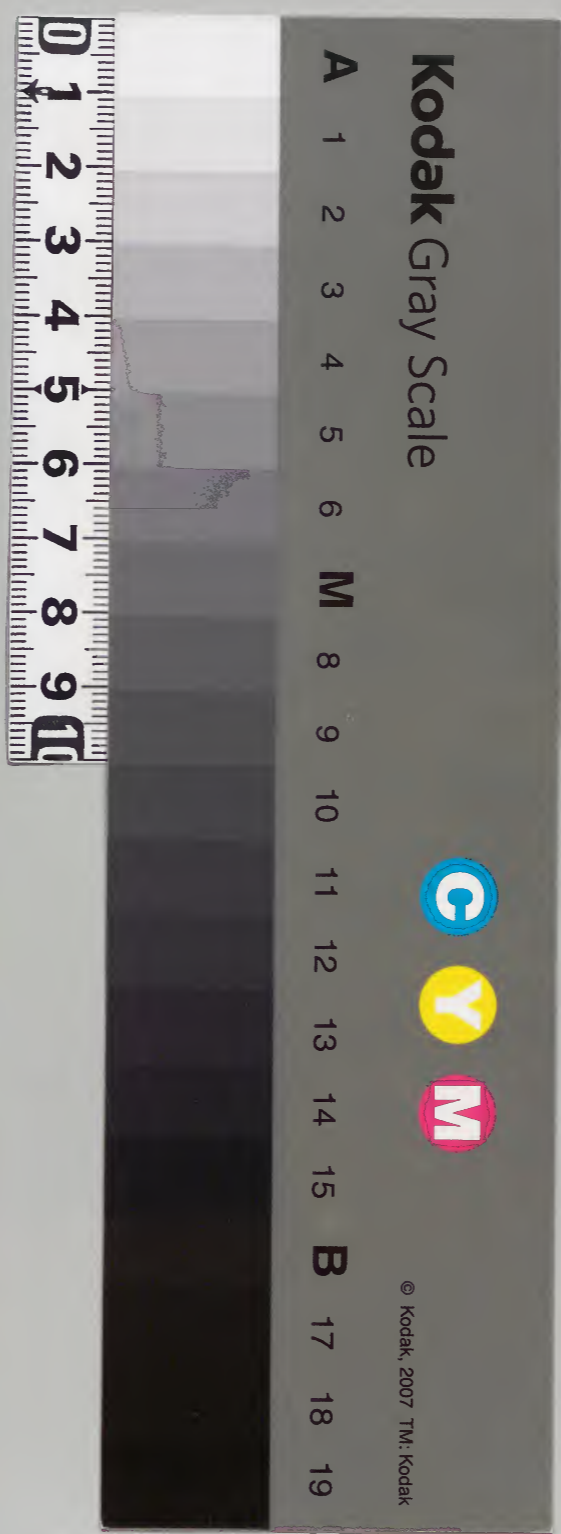
貞



			九六八五	漢書門
		七二		
四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〇七函		九六八五	漢書
	三架	四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685	
冊數	4 ( 4 )		
函號	307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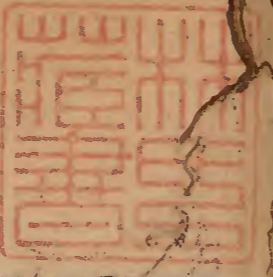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三

漢書文庫

太尉祭酒臣許慎輯



說山訓山為道本仁者所處說道之言

魄問於魂魂外道何以為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

無有為體道無形也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

以可得而知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言遇遭遇視之無形听之

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以喻道而非道也似道而非道也魂曰吾聞得之

矣魂曰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

而揚揚猶稱也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

何為者魄謂魂曰子尚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魄言魄反在魂忽

然不見魄不見反而自存亦以論于無形矣魄反於無形而自存亦以入於

也人不小學不小迷小迷不傳不能不小慧不大愚小慧不能通



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沫雨也澄水也  
或作流潦。唐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唐公何也古道得善  
歲之曾子攀柩車引輶者為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喪悲不掌後  
棺下輶者輶讀若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申喜楚人也善鼓瑟  
行歌其感而出視之至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瓠巴楚人也善鼓瑟  
則其母故曰精之至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瓠巴楚人也善鼓瑟  
而所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余鼻正白身正。伯牙鼓琴馬仰  
黑口在頷下似鬲嶽魚而魚死鮮出江中也。伯牙鼓琴馬仰  
介子推割股餽唯之公子復國當從之者子推獨不伍故歌曰有左  
喬也而失其所有蛇從之而焚其口左既升雲蛇蝕泥處加以  
文公也蛇以自論也於是文公故王在山而草木潤。王陽中之陰  
草淵生珠而岸不枯。珠明中不枯也  
木淵生珠而岸不枯。珠明中不枯也  
之為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太山視以者眩听雷者

聾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聾者無為也故治也  
而治者載無也。言死為而能致治也  
能治者載無也。言死為而能致治也  
功也故曰不人無言而神。無言者道不言也  
有無言而神者載無。道實死言能致於神也  
道賤有言而多反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听終以其無用者為用  
矣。無用者謂鼻也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也  
信視籟與竿。籟三孔竽也以其管孔空也  
如伏枕寤寐永嘆止念慮則有為其所止矣。止念慮非真無念慮則  
典物所而者俱云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強不念慮也忘二聖  
人終身言治所能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非其言非其常言  
所治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



詩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鸚鵡鳥名出于蜀羣赤喙者是其色而綠能效人言長主也是何則

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得其言者知效人言也不知所以長

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人故迹不能創其造制自為新

也神蛇能斷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

自出漁者能龜以獻元王元王神龜而未獲也漁者豫且捕魚得

出漁者四方皆道之門戶所從關之故釣可以教騎也

可以教御也此四術者皆謹敬加越人學遠射射天

而發遠在五步之內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也遠反直仰向天

也儀射法也言不曉射故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

人之射也言其守故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與日相望

也東兩中繩則月食故奪月光也差則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

也星除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

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

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性能下之是以能

上之也上大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特不改故曰相憎一說膠

少相憎之故而莫相愛於冰炭冰炭則保其炭故曰相愛膠漆相

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壞反本還冰之泮愈其凝也以

其反宗也洋釋也及水泰山之容魏巍然高容形去之千里不見墻

堞遠之故也重堞猶席翳也能浮之也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

小不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小不可為內復小於秋毫之

大不可為外也蘭生幽宮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

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舒者緩

和渙乎其有似也有似謂似無內無外不匿瑕穢通也匿藏也

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



諸  
八字恐衍見之  
當之見

之璧隋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服佩也君子  
之無有情欲能順善以安其身侯王寶之為天下正寶重也侯王重其天性若凡  
無所阿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六人曾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  
私也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六人曾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  
曰捷不從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為寶也孔子之見  
故曰劫之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為寶也孔子之見  
黏粘輝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而不覺言精有所在也衛姬之  
論罪於桓公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公殺贖衛之罪子見子  
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知其皮盡則兒說之  
為宋王解閉結也結不可解者而能解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微  
為終始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天性也善曰不為  
善將為不善和應之曰善且由弗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器  
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拘圜圜者以日為脩常死市者以日為短日  
故曰全其天性也拘圜圜者以日為脩常死市者以日為短日  
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心故

介芥同

以不平為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以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  
以女為妨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嫁處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  
沮舍倚牆之傍不可以立為暗也執獄牢者無病之故曰無病罪  
壞也當死者肥澤計火心之無外思一說治當刑者多壽心無累也  
當死者肥澤死於罪已定無憂故肥澤也刑者多壽心無累也刑  
官人無情欲之累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  
精神不耗故多壽也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  
無患之患故無患為而有治也也夫至巧不用劔巧在在手故  
善閉者不用閔鍵善閉其心者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淳于  
人也告其隣突將失火使曲突徙其薪隣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  
不為功故失火者焦頭爛額為上客刺不備豫喻凡人不知豫閉其  
情欲而思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  
人以救其禍猶采薪者見一介掇之見青葱則拔之言無所舍也君子天二氣  
則成軀地二氣則泄藏陰陽相干人二氣則成病和氣干正氣陰  
陽不能且冬且夏陰不能陽陽不能陰冬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言  
桂白鴉桂白鴉

桂白鴉



兼也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故善釣者魚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於魚不善也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鍾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充充大也遠之則磬音章磬石也音清明遠聞而章也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今日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滿瀨之流瀨水也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根魚所植也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行猶使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為器也揲擬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疾益也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魚累月盛衰於上則羸蠃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月盛則羸蠃應于下目陰精也羸蠃亦陰也故曰同氣也而類能相感故曰不可以為遠執彈而招鳥揮旋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致也剥牛皮鞞皮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裘

天子彼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羣羣也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于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襄公與姜戎戰于白馬三者不敢夜揭炬為人保者不收畜筮狗保戎郭居也舒鏡人狗也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雞夜半而鳴也以死知謀不能免于鼎俎山林木為之不斲園有蠶蟲藜藿為之不采言人鳥儒而居里閭里閭非也為墨而朝吹竽墨道尚險不好樂非也欲戒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闔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無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成也求美則不得不求美則美矣心自求美也目損則有美名矣故老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美不求美佳南鳥則存存也



又不求愧則無美無醜矣是謂公同玄天也天元所求也人申徒  
 伏負石自沉于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紂孔故自沉于淵抗高也  
 汝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為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鄭伯之  
 命以十二牛稿秦師而却之故曰誅而存鄭非正也故曰誅而  
 存鄭非正也故曰誅而百舌鳥名也誅易其舌劫百鳥之舌故  
 曰百舌也誅易其舌劫百鳥之舌故言其不為故不賄之喻人少言也  
 也下賄之戶賄賄賄賄賄賄賄賄賄賄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識  
 書者之有善也多有言也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抗本也浮亦也  
 挈而趨抗本也浮亦也物固有眾而不若少者引車二六而後之謂二人兩轅六人故  
 六而後之謂二人兩轅六人故能相陸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  
 能相陸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臣亦口可君所否臣所不仇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是謂故不以相  
 治異謂濟居之不可替居之否引之當道是謂買也故可以成事也下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其上也

者  
 之  
 叢者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傲喜文非  
 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管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舉而未得主名也此六術者皆善之而未純光所  
 舉而未得主名也適名故曰一舉而未得名王被甲者非為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臟淺則至膚而止矣死  
 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臟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為道里也相楚王亡其後而林木為殘也楚王莊王旅  
 生相去不可為道里也相楚王亡其後而林木為殘也楚王莊王旅  
 木而處故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之殫故澤失火而林莫及也林以求之  
 木而處故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之殫故澤失火而林莫及也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綸大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表下有九殺也傳曰上之  
 若綸綸大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表下有九殺也傳曰上之故有九殺也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自為越長  
 故有九殺也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自為越長  
 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所殺也知遠而不知近越謂強  
 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所殺也知遠而不知近越謂強  
 也近謂畏馬之辟也不敢騎亦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  
 也近謂畏馬之辟也不敢騎亦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  
 其利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



長之在范氏之敗有竊其鍾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范會之玄孫范執獻子之子昭子也鍾也一曰知伯滅范氏也鎗然有声惧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揜其耳悼矣升之不能大于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于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仁義在道德之中夜在歲之內也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縷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有也上一曰幕旁曰唯縷非針无以通故宜先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猶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水濁而魚噞魚短氣黃發出形勞則神亂也下治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衛兵車所以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于遠而中于里之外使敵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囚人而友不因人而親親以德行合趨同千里

相從雖遠必至趨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詩所謂空庭人遠海水雖大不受齋芥日月不應非其氣非此不得故曰不應非其氣也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倖之手而愛已之指指也倖也其氣也雖倖巧人不能以倖巧故愛其手也謂倖手死益于已故自愛其指也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鈎江漢雖有美珠不為已用故不愛也以束薪為鬼以火煙為氣以求新為鬼趨而走為鬼故去而求薪以火煙為氣緣豚烹狗以火煙為氣後牲以養先事如此不如其後如徐上出其後者也巧者善度知者善豫死挑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桃部也名弄夏也為弟子逐蒙所殺不及攝已而射也搏捷也慶忌兵王滅非者條之子也要商為閻門刺之故死劍不及設具捷疾之力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乱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犹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流言雪汗譬猶以混拭素也流放也素白也矢之于十步貫兕申于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于

甲

淮南鴻烈解卷之三



也

掘

蹟

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後僵什也猶失于三百步大家攻小家則  
 為暴大国并小国則為賢身世不能尚德苟任勞力而以小馬非  
 大馬之類小知非大智之類也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  
 故不待與大被羊裘而質因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以絮  
 白為汚辱譬猶沐浴而杼溷薰燧而負彘燒薰自香楚人治疽不  
 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  
 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握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齩桀跖之徒君子不  
 與率事所施如是者則擊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鬚而失靈龜斷  
 右臂而爭一毛折鎖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寧百刺以  
 針毋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飢毋一旬餓万人之  
 蹟愈于一人之隙楚人謂跡為蹟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且不下  
 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論責怒也稱夸人力儉呈作不中科

釋

用以為小彼以此人警誡如嚴之故故小人之譽人反為指責  
 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問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  
 悲哭社江淮謂母為社上讀雖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  
 哭矣謂孝不暇者雖暇亦不學矣言有事務不暇孝如此曹之見  
 窾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  
 之窾穴讀以非義為義以非礼為礼譬猶保走而追狂人盜財而  
 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鎮邪不斲肉執  
 而不付馬斃截王斃馬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愈往  
 待磴諾而成器磴諾攻下之石言物有待也有千金之壁而圯鐘  
 錘之磴諾六銖曰鐘八銖曰錘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  
 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况受光于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  
 佳南鳥烈居

佳南鳥烈居

三三卷



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  
 岷山。河出崑崙。流出王室。頽出少室。漢出番冢。已說在分派樂馳  
 注于東海。所行則異。所歸則一。通于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  
 于。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  
 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比言了也。皆而不得。不知凡要。皆而  
 更復或故曰。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  
 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初未有天  
 故元形生。有則也。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此其至未能有  
 也。需有。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舉止。止能穿物  
 一曰。止已情欲乃能止。因高而為臺。就下而為池。各就其勢。不敢  
 更為。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上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  
 福。求徒得待芻狗。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上而成穀故得上

補 其所修而遊不用之。御譬若樹倚山上。荷水菓其根曰樹其  
 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泝所求難也。方車而蹶。越築梓而入胡。方  
 之則搏矢而熙。戲。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號  
 與不時。不時謂夜。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  
 可畏。君形者。仁焉。形無有生。氣故曰君形。士人有昆弟。分者無  
 量。多而衆。稱義焉。夫唯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立  
 臨深使人欲窺。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鈞。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然

注為鳥引詳



後中恭然然後得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  
 故曰事使然也牛者所以植穀者所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  
 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與之入  
 政曰舉枉與直如何而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直順其謀而後  
 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眾曲不容直眾枉不容正故人眾則食狼  
 狼眾則食人欲為邪者必明正欲為曲者必達直公道不立私欲  
 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託寄若麗姬欲殺太  
 公然後得行其眾議成林無翼而飛衆人皆儀平地生林無翼之  
 也三人成市虎三人從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市非虎一里撓推  
 屈推者一人之人信以為有虎故曰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推  
 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易水  
 易草上食故食草水居故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

此信之非也尾生魯人典婦人私期橋下信之非也孔子不修  
 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問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啼象  
 箸知當復作玉杯有玉杯必有熊蹯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啼  
 聖人見霜而知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  
 為一目之羅則無得鳥矣今被弔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  
 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  
 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稟受故聖人畜道以待時  
 拊以擗决鼻而羈無角擗决鼻羈頭而牽生子而犧尸祝  
 戒以沉諸河犧者牲尸祭神之主沉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不辜  
 哉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當謂明天地利人之兵  
 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造由用

淮南子卷八



若

若

者

顛

擇良馬者非以逐狐貉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綹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止。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鷄矣。彈鷄鳥

而我聞其見卵而求晨夜。雞知將旦鳴故曰求晨夜見其卵見廣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廣曰雖其理哉亦不病暮言其早也

雖不為笑之辨。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利猶取也死而奔其招黃不怨人取之。招黃死者浴沐上稱極也人能以所不利于人則可。利若人自從玉以為室故曰則可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于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除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徐國今下邳徐偃是假謚居乘亂之世終行仁義為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故寒鷗惧者亦顛。此同名而異實。同

學

一無必字

于鷗異者寒與俱鷗請天明月之珠出於蠶娘。周之簡圭生於瑤石。東鷗之鷗字亦自如此大蔡神龜出於滂寧。蔡元

出地名曰各其龜為大萬乘之主。冠錡之冠。履百金之車。錡

八兩曰錡。言貴而少。物有賤而牛皮為賤。正三軍之衆。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故南方火羽北方水正紫正火理情性也

以風刺上故欲美和者必先始于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曲之聲

善和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燿明芳香明火香餌則蟬魚至以言治同明其欲致魚

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必先具繳與矰。繳大輪矰短矢繳所以繫者矰射七注飛鳥好魚者先具罟與罾。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言未見君未道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脫其



在在

軒轅首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益敗所  
 為也烹美不共搗不祭有得事謂知作瓦以蓋屋遺後世也克有遺道遺失謂  
 凶則十六相是其一說不月朱而神婦母有所美而古之醜女  
 舜天下有不慈之名故曰有遺道婦母有所美而古之醜女  
 有所美讀讀西施有所醜西施占之好女也醜容儀尤故亡國之  
 法有可隨者治同之俗有可非者有可非猶西施有所醜醜琬琰之  
 玉滂泥之中雖庶者弗釋琬琰美玉也弊箠醜魏在祠茵之上雖貧者  
 必搏魏醜帶博取魏醜醜讀畫罷之醜美之所雖汚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  
 世不能貴世不能賤者喻貧者在下位平汚之處春賦秋賦民皆欣  
 春賦秋賦衆皆怨得失同喜怒別為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繫而  
 入淵為猿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喻為政官方定物能  
 居武官故曰猿貂裘而維不着狐裘而粹粹猶潔也故人莫惡於熊  
 常行以作正當句故曰惡矣有相馬而失馬者失猶然良馬

已亦癒也

猶在相之中良馬有大壽骨法非能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  
 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即人有買屋棟  
 者求大三圍之木即人甚都在今江陵而人予卓較跪而度之巨  
 雖可而長不足伯聖衛大夫遺也趙簡子將伐衛  
 可以加兵故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公孫鞅衛公子叔座之子  
 曰德化也法故曰以刑罪秦封為商君因曰商鞅商在病者瘵席醫之用針  
 石巫之用摺藉所救釣也醫師在男曰現女曰巫石針所感痺  
 茅皆所以療病求狸頭愈鼠雞頭已瘵鼠齒人則狸愈之瘵頸腫  
 愈頭亦重散積血斷木愈鷓此類之推者也膏之後蟹鵠矢中蠟  
 中亦爛灰生蠅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燥推與不推若  
 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撥  
 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  
 淮南場淮南子



謂一也

取道衆多。刀便剝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剋。物固有以冠適成不  
 速者。視方寸于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休。乃知其大相去之遠。  
 孕婦見兔。而子缺唇。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  
 之目眇。可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傷  
 或斷臂。而履活。反類不可必推。斫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鍾磬者  
 必以濡木。較強必以弱。幅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  
 斷角。馬羗截玉。言柔勝剛。媒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但猶立。惟  
 者非學。闔爭。慍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  
 為其挫廉也。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于走不能疾。飛不以  
 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使止見者。乃不見者。  
 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嘗一鸚肉。知一獲之味。有足曰獲。懸羽  
 與炭而知燥熅之氣。燂故炭。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

簪。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  
 戶。故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也。足躐地而為迹。暴行而為影。此  
 易而難。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莊王誅軍史。孫叔敖制  
 冠浣衣。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文公弃苴席。後微黑。勇犯辭。歸  
 葉落而長年悲也。葉落時。故感而悲也。鼎錯日用而不足貴。歸小  
 日見用不能和。周鼎不燬而不可賤。周鼎大鼎。不口燬。火以休物  
 固。有以不用而為有用者。為用謂為五。木平。地則水不流。重釣則  
 衡不傾。和也。物之尤必有所感。尤過輕重。則衡低。印故物固有  
 以不用為大用者。物之輕重。故曰以不用為大用也。知先保而浴則  
 可以浴。而保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示有所先。先饗而後祭。則  
 不可。為不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

注有鳥則詳

十三



不曰...之日而言上冢首所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陵國侯

為大波為人作害因號或曰知其且救也而多殺人仁或不曰知

其且救也而多活人乃仁也其望救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

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

而身見死始危文王汚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于武王

膺膺謂鮑申楚相偃背謀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謀于公鄭國

背懷成治言賢也裨謀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謀于公鄭國

何誰子產載如野典議四侏儒問徑天高于修人修人口不知曰

子雖不知猶近之于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修人美冠難至覽者告

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覽者走

失其所也到人有鬻其母為請子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

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介龜之貞龜

之動以毒螫貞而細腹蜂螺蠃之屬无此之介熊羆之動以攫

髮

博博能揆懼行所博也兕牛之動以無觸兕獸名有角牛犁牛物莫措其所修

而用其短也措治國者若鋸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法而猶

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金刀

撤不正而可以正弓撤弓之掩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

以利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邀為上捷皆疾勝之同遲為下所

以貴鏤利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綱靡勿釋牛車絕麟謂切楚人

麟車行其上則斷之孟子曰成門之軌非為孔子窮于陳蔡而處

心摠則惑為醫之不能自治其病上而不就藥則勃矣曰勃于事

鳥... 三終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四

太尉祭酒臣許慎輯

說林訓

木叢生曰林。說林，萬物承平存林之聚矣。故曰說林，因以題篇也。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旋

契刻桅，板墮，劍于中流，刻下，船弦言其于此。此募薄而求之，其

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止，求劍于其所。夫隨一隅之迹，而

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隨一隅之迹，刻桅之雖時有所合，然

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靈，是為帝者也。土龍以

時求福也。曹氏之裂布，裘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璫。楚人名俞為

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足以履者淺

矣。然待所不踰而後行，行故曰待所不踰而後行，智者知者極

行故曰待所不踰而後行，智者知者極

靈或作狗是下  
有時字是  
蛇



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福狹知所知游者以足蹶以手插不得其所。愈蹶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立。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母貽盲者鏡。母予釐者。獲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實送章甫冠越人椎固有柄。不能自扶。日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有為也狗彘不擇甌。而食。偷肥其体。而顧近其死。喻取也。反肥則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致。故曰。非聖德居不月照天下。蝕于詹諸。騰蛇游霧。而殆于螂蛆。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于詹諸也。烏力勝日。而服于雞。禮能有修短也。雅謂。謂益奏人謂之。祝祝間。蠶時。晨鳴人舍者。雖鳥皆畏之。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矣。寄歸所卜。故曰。以故口能有修短也。彭祖。蓋楚先。壽四百。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于不怒。為出于不為。視于无形。得其所見矣。听于无

聲則得其所聞矣。言皆易。恤无至味不懶。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斷。大豆不具。大勇不剛。懶。快也。叫。謀呼。不斷。不自之。不復聞也。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以瓦銚者全。以金銚者跋。以玉銚者癸。銚。讀象金之調。柱維家謂之投。翻金者金步除。跋者刺。改未發者疾。迅發謂射百發之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掘。所重謂金典。王逐獸者。目不見太山。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听有音之音者聾。听無音之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于數。安所問之哉。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僉人之頸。僉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回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白。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水火相憎。譬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親。諛賊聞之。父子相危。飛平王。晉獻公。是也。夫

注有馬小解



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喻謀賊。害在赤喻骨肉。  
 後亦大冠小不相宜。制殺其頭。以便冠。愚之殺頭。或作順。昌羊去蝨虱而未矜。窮。昌羊。昌。窮。蝨。虱。  
 入耳之隙。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利。墻之壞也。不若無也。  
 然逾岸之覆。不若元為墻屋之覆。為改屋墻之壞。壁瑗成器。盤諸之功。王之石。鑿和。斷割。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愈不復用也。畜典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失火而遇雨。失火而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飢荒也。水靜則平。土則清。土則見物之形。帛能匿也。故可以為正。逃川竭而谷虛。立夷而淵塞。夷。平。塞。滿。唇。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言非一。釣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綈。冠則戴致之。綈則屨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明于生死者不可却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惧以涉。涉不親莫親于骨肉節。

舟之厲連也。骨肉一人之身。以。日即英之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則自害身也。  
 况疏遠乎。聖人之于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與終始。哉其向之誠也。向。仰。誠。實。宮。池。涔。則。溢。旱。則。涸。雨。多。江。水。之。源。淵。泉。不。能。竭。蓋。非。橡。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僚。輪。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璞。塞。江。也。覽。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輗。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幾。通。輗。之。輗。也。設。鼠。者。机。動。釣。魚。者。舟。杭。任。重。者。車。鳴。也。動。發。也。則。滑。岸。泛。近。也。我。在。我。輩。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燕。而。不。能。芳。蛇。牀。臭。魚。徒。者。輦。詩。云。我。在。我。輩。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燕。而。不。能。芳。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于色。醜。猶。怒。一。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以。免。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歸。風。疾。也。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土。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佳。南。鳩。則。子。子。子。



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在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終日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牛虻虺顛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菽倉者不為之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其滿腹而已。芝蘭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岳其梟一曰望作梟。美亦作蝦。蟻美言物不當為用古之與齒。孰先隴也。隴摩也。盡也。錚之與刃。孰先弊也。刃先弊。錚讀頓首之類。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鯁之與蛇。蠶之與蠟。狀相類而愛憎異。蛇與蠟。故曰異。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聾者不謂無以自聾。盲者不觀無以接物。觀射者遺其藝。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雁雁車類使但吹竽。使氏履窳。雖中節而不可听。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言知同也。無其君形者也。君官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

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謀或作豫。為客治飯。而自蒸菴。名尊于實。尊重義之名治于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裨狸也。思之所加。不量其力。台飯之實也。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影曲也。使響濁者聲也。情泄者中。易測。不測其情外故其中心。華不特者不可食也。躡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測度知也。所極一也。躡至極亦至玄。文耳一同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于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于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蒿苗類絮。而不可為絮。蒿苗菽秀楚人謂之敵幽冀謂之蕪。不類布。可以為布。磨麻之有實者。蕪讀敵戰之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乃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于海入故曰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羊肉不慕于螳。七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於蚰。七慕于醯酸。嘗一鱗肉而知一鑊之味。

佳句鳥



懸羽與炭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  
十頃畜水曰陂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衰然明月之光可  
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  
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于小則失其大息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  
而射之故能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炮而發瘞疽瘞疽氣也若珠  
衆事各有宜衆事各有宜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炮而發瘞疽瘞疽氣也若珠  
之有類王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類其瑕榛巢者處林茂安也  
窟穴者託理防防隄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搏兕虎置  
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湯放其主而有榮  
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所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呂望使  
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為文王作師項託  
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寄難孔子而為之使葉落者風  
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蟻狹之使

求乍蟻狹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  
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  
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篙測喻以篙渡江篙沒田以江水為尺故曰惑  
也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過市則步所求  
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不得為寶考賢也言至  
純之雜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盜賊之  
輦醜吠犬醜惡無鄉之社易為忝肉無國之穆易為求福無社不禋  
之祀故易為忝肉易為求福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瞽精於明也不可以瞽也瞽  
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聰也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  
父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目初不見像故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  
可使緣木蝮蛇皆有毒螫人不為足為是馬不食脂桑扈不喙粟  
非庶也桑扈青雀秦通嶠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于大梁開秦通  
淮南鳩鴛淮南鳩鴛

淮南鳩鴛



凍  
適其

故築城設守備也。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道閉不可復亡。狂不可再。道逃也。獄常以權變于閭塞野行。亡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可常。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條可以為縶不可以紉。紉亦縶也。轉數也。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鷲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衝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憊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墜。墜枝格之屬有時而施。施當動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為失適。又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未嘗亡適。亡下。來亦。喝何適之有。湯沐具而蟣虱相吊人厦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壯見物同而用之異。蠶食而不飲二十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二十日

焦  
當化難

而蛻。蜂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礮石而死蠶食而不飢魚食巴菽而死鼠食而肥類不可必推。推知。尾無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尾得火則破竹。揚累而欲弭塵被裘而以髮豈若適衣而已哉。屎上塵楚人謂之髮也。槁竹有火不鑽弗焦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蠶象之病人之寶也。蟪大蛤中有珠象牙以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為酒人之利而不酷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斲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皆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而先自斲先不達猶以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酷斲火援人先自斲自也。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迫劫。西方之保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在西南方。一膊炭燠。一膊一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燠去之十步而不死。斤為石同聲異。積也大勇小勇有似于此。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

佳有鳥以年



一人和喻衆能濟少也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雖經晉不絕繩子胥自沉吳不斷水也釣者靜之踞者扣舟罩者仰之聖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取魚以柴積水中以見象牙乃知其大于牛見虎尾而知其大于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隨會稽獨獲骨節小故曰小國不闢于大國之間而鹿不闢于伏兕之旁佐祭者得掌救闢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陰木影也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筮或謂登頭風典空木之瑟名同而實異也頭中風空木實則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長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墮武也墮廢也武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龜紐係衣服也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能動者播種嘉穀以為富也予拯溺者金玉不着尋常之纏索金玉雖非拯溺之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纏索視書上有洒者下

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昧固其宜也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也堞其不出戶而堞居者美藿為車者步行藿為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弗得用上者不肯為利動用者不肯為以富較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幅獨入衆輻皆弃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日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藿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相從翔以類也田中之潦流入于海附耳之言聞于千里也附近之言謂竊語聞于千里知蘇秦步步餘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為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為多事之人皮將弗覩毛將何懼畏首畏尾身凡有幾凡有幾何言常畏也欲觀九州之士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的也者獲提也者射的也者獲提也者射鳥不飛也鳥不飛也衆所見故獲提也安言譬若故大白若辱大德



若不足若辱自同于眾人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  
 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故流不受流齒太山不土小人有不義之祥  
流入海神湧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嶽也旁光不升如也  
王者所封禪處不令亮亂小人好上其上也而脚功不得升駟駁不入牲中夏用筮快之至冬而不知去塞  
 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  
 余喻聖人出眾人眾滿堂之坐祝鈎各異滿堂坐人視於環帶一  
類與環帶一法也也類與環帶一法也獻公之賢欺于嬖姬殺申叔孫之知欺於豎  
 牛三口不食故鄭筮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鄆文公大  
不受鄭伯朝齊朝于楚齊人排之自齊逃至魯君子有酒鄙人鼓  
 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人以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  
 所不便以得所便便輻之入轂各信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  
 其職不得相干口背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背抱壺而度水者

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雅容  
民之若屨薄水蛟在其下蛟魚屬皮有珠能害若入林而遇乳虎  
言官驚恐懼也此善用人者若蚘之足衆而不相害蚘馬蚘州  
下治于民上不好善用人者若蚘之足衆而不相害謂之秦渠所  
讀之蹊也若唇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清醜之美始于未相備  
 蔽之美在于朽柏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  
 為故善猶醜醜在頰則好在頰則醜醜醜善頰上室室繡以為裳  
 則宜以為冠則訊馬齒非牛蹠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木而萬物  
 知知猶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有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扶之  
 其提謝之典讓故之典先諾之典已也之典矣相去千里汗隼而  
 粉其頰腐鼠在墻楚人謂中燒薰於官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  
 雖善者弗能為工善再生者不獲華大旱者不膏時落膏時不待  
 也毋曰不幸甑中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燐血精似野火招

佳句鳥以罕

三五卷



至故曰何驚也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  
 一犬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蠶為螭子不可言  
 上到歧處讀魚兔齧為能  
 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或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  
 膺燭涌膏燭澤也燭光猶揮喻光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  
 不知于口鬼神之貌不著于目捕景之說不形于心皆不見冰可  
 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  
 一夕而殫殫病熱而強之餐救暈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  
 而後之石欲救之反為惡惡猶雖欲謹亡馬不發戶麟言馬不  
 求雖欲豫就酒不懷醇憐戶畏楚人謂之麟上讀孟賁探鼠穴鼠  
 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孟賁勇士為探鼠于山雲蒸柱礎陶  
 什破柱下伏苓掘兔絲死所死者一家失燬百家皆燒諺夫陰謀得

姓暴骸論語曰惡利口之覆暴骸得水濕而熱既浥火而液水中有  
 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湯沐之于河有益不多流  
 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于已此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  
 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  
 魚無耳而听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是也然如鶴壽千歲以極其游  
 蟬朝生而暮死以盡其樂修短各十醯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  
 構謀然幸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狂馬不觸水獬狗不自投於河雖  
 蟻蟲而不自陷又况人乎蟻無愛熊而食之塩愛懶而飲之酒雖  
 欲養之非其道熊食塩而死飲酒心所說毀舟為杖心所欲毀  
 鍾為鐸管子以小辱成大辱管仲相于紂不能死為魯所囚是其  
 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  
 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  
 佳有鳥以作百







編

不也。蝮蛇螫人，傳以和葷則愈。和葷野葛毒藥物固有重而害反為利者。  
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及，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少。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非規矩不能定方員，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  
之，嚼而無味者，弗能內于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于心。形象无形，于目不能  
思之。兕虎在于後，隨侯之珠在于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  
隨國在漢東，姬之後，出遊于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續，傅  
斷蛇，上得愈，去後，銜大珠報之，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  
為室。逐鹿不雇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弓先調而後求  
勁，馬先馴而後求良。又非止不立也。陶人弃索，車人掇之，屠者弃銷而鍛  
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早開，不若一  
戶之明。矢之于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鎬。言勢有極，太山之高

背 剝

琢 化 雕 成

徐氏蒙求引此  
下高誘曰：閱其  
本同而未異，今本  
無見，則高注亦有  
逸矣。

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  
生事反自賦，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  
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積不輟。  
可立丘阜，止城成于土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  
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數之則弗中，數疾正在疏數之間，其  
乃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  
曲得其情。偶，猶也。楊子見塗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連  
其別，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憫趨舍之相  
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文不  
鳥不于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是也。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也。  
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啻屠酤之家，故求物必于近之  
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被箠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

淮南子卷之四



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俱一人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涪則具擢對旱則修土龍水器臨留之女織紵而思行者為之悼戾臨留齊都室有悼戾惡美容繒為之纂繹不密綴志有感故纂讀曰凌繒纂之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

珍和切適舉坐而善抄轉也其和更作急謂激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生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梓者不在于捌格在于批伉批擊伉推擊其要矣木大者根擢高者基扶其下躩巨者志遠休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高賊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信下婦人信之失隨牛之高矯君命誕雖然以存回故不如隨牛之誕而又况一不信者乎况常不為信不為誣乎一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四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五

太尉祭酒臣許慎輯

人間訓人間之事吉凶之中微得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規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必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于口者不可止於人衍發于邇者不可禁于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手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突竈也堯戒曰戰戰兢兢一日慎一日人莫蹟于山而蹟於蛭

蛭當化蛭

輦輦同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五



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  
惓惓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帝持醫夫禍  
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  
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  
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  
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于難者，不可勝計  
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  
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  
待而後成，是故不溺于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  
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  
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  
勝晉于河雍之間，莊王敗晉于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

而  
機當化機

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必讓肥饒之地，而  
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確石之名醜。寢丘今汝南始地前  
荆人鬼每事也。越人機机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  
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  
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  
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繼威服四方，而  
無所誦。遂合諸侯于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  
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藥  
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藥書中行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  
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頌也。然而終於身死，國  
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  
以累世不奪也。昔厲公之合諸侯于嘉陵，所以身死于匠驪氏也。

柘  
通

淮南子卷之五



畏人皆知利也而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  
 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家得財，以言大利而  
 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于晉陽，張武智伯臣也。  
襄子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也，莊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  
 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  
 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為亂于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  
 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伯門者止  
 之曰：天下搽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  
 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出之者怨之曰：  
 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  
 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

友

豎

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  
 之？楚恭王與晉人戰于鄢陵，戰酣，晉人背恭王傷，晉人軋恭而休  
 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也，陽穀其名也。子反之為人  
 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于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  
 子反，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  
 曰：今日之戰，不殺親傷，不殺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  
 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眾也。不殺無與復戰矣。於是罷  
 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為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  
 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  
 夫病濕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  
 之所以為病也。快于目，悅于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  
 避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

淮南子卷之五



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  
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  
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  
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  
泣之曰：「是吾子也。」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  
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  
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  
麀，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麀母隨之而嘯，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  
孫歸求麀，安在秦巴巴對曰：「其母隨而嘯，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  
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于君，  
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麀而不忍，又何況于人乎？此謂有  
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于秦。

而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商君也。為秦伐魏，欺魏公子，功非不大也。而後有罪走魏，人亦不入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  
反取之。智伯求地于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  
行于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  
地不已，為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于諸侯，諸侯必  
植耳。植耳，植耳而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  
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  
又求地于趙襄子。襄子弗與，于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于晉陽。  
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奪也。何謂  
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于虞以伐虢，遺虞垂棘璧與屈產  
之乘，虞公惑于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宮之奇諫曰不可，  
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依于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

佳南鳥以屏



勢也。若假之道，號朝亡而虞又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  
 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及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之也。  
 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于百姓也。郊望禘嘗，望祭日月星辰山川非求福  
 于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  
 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  
 溝防不脩，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上，使民得陸處，百  
 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居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別，長幼之  
 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  
 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无不上者。謂夏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  
 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于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陰行也。秦  
 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巳，趙政始皇子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  
 李斯車裂，李斯上蔡人也為秦相趙高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

而霸，故祖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  
 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  
 居一年，其父無故而育牛，又復生白犢。斤先人生者也以饗鬼神  
 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  
 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故試往復問  
 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享鬼神，歸致命其父。  
 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  
 其城。楚莊王時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折骸而炊之，丁壯者死，老病  
 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  
 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了俱視。夫禍福之轉  
 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  
 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

注行馬解



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吊之此何不遽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絃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也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于辭而不害于事者或虧于卑以忤于心而合于實者高陽魍或曰高陽魍宋大夫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魍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劣于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均高北類而後果敗此所謂直于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于耳忤于心而合于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子也封于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與因稱

計

曰海人魚則及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戲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烹人稱之賓曰海人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于耳忤于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于以行說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既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国伐齊圍平陸二国韓魏也括子以報于牛子括子牛子齊臣曰三国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于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亦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国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上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国者不聞出其君以



為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忠解。圖固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于策。謀無益于國。然而心調于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于人也。寒不能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于咎犯曰。為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于是不听雍季之計。而用咎犯

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人夫病為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為貴。智士臣請試潛行。潛行伏出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侯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則齒寒。今智伯率二國而伐趙。亡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



子  
於子

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  
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敗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  
高赫為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  
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  
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  
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  
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  
約文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于文  
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于治鄴而大亂于能  
道則可不能將加誅于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  
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稽積于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  
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于是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

常作嘗古多  
通用

切

若

矢射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輦牛也而至輦輦也文侯曰罷之  
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敗之後不可復用也  
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此有罪而可賞也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  
賞之文侯曰吾上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  
以冬伐木而積之上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  
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輦而浮之河是用民  
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巧而可罪  
者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而弗下  
中行穆伯晉大夫鼓非翟魏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魏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  
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  
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使聞倫下之吾可以



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高之子也。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宰相與謀。三宰相，秦將也。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徒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俗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毀。短發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

一本化敗俗是

陳

成

之陳。夏微舒殺其君，楚莊王伐之。鄭人聽令，莊王以計有罪，遺成陳。成，陳也。守也。大夫畢賀中叔時使于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中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主人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卒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于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于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国陰謀同計以擊知氏，遂滅之。此務為君之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干。更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



及

矣  
切

乘之國好廣土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仇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仇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于荆平

事

王費無忌楚臣復曰也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上父而命太子建守馬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于王側子奢奢貴說于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車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上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于齊威王唐子齊大夫也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至被裘劉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于齊長于齊夫子亦何思于齊對曰臣思夫

唯初見其詳



淮南子卷之五十五  
 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而  
 思之對曰臣之處于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  
 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稷服輕暖乘牢  
 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  
 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怪生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  
 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讐于齊者剗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  
 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  
 之曰今日為父報讐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  
 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  
 及正蒲伏而走十車而馳必不能自免十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  
 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土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眾人所以為死  
 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于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

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以為遲者反為疾明  
 于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于道矣故黃帝亡其玄  
 珠使離朱剗索之離朱明目物捷疾利持善而弗能得之也於是  
 使忽况而後能得之忽况黃帝臣也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有  
 射重戒象射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自思  
 者有備與智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緲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  
 漏若鼯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  
 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挽者多矣孟諸宋夫積愛  
 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子于  
 庭中而弑簡公于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鷄



語

足

季氏介以芥菜而季氏為之金距金距施金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其說如而季氏為之金距芒于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魯昭公復也曰禱于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魯禱先君襄公八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于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與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于雞定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蕩舟公與上之公怒歸之蔡上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也兩人構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伐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在距楚大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楚楚大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

使

密作蚤

于指其痛遍于体故蠹啄剖梁柱蠹蚤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于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得患無生易于救患而莫能知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昔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駢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也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听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于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听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結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翬也耳唐有萬穴比設道隄之有萬穴塞其一魚回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于隙窳之析必有齧缺聖人見之密故萬

淮南子解

卷



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于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而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答之三百。」即尹主即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于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及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獵。獵六翮之未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亦霄翱翔乎忽荒之上，彷彿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沮子之功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于岷山也，可掬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會稽起波濤。潮者濤者舟航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于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于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辨人也。」丘弗如也。

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辨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于山中，牛缺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施其衣被。施盜還，反顧之，無惧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掩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而殺之，此能以知上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于敢而未能勇于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之，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知寃者也。人能由昭于冥，則幾于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敗

惟百鳥



昭子字本有子  
字者是  
餉

之造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扶鋪也秦博士盧生使入海還秦錄圖書  
于始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蒙公楊翁  
皇將將築修城西屬流沙起離西北擊遼水遼東東結朝鮮朝  
秦將將築修城西屬流沙起離西北擊遼水遼東東結朝鮮朝  
中國內郡輓車而嚮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翡翠赤雀珠璣珠璣者  
為珠璣乃使尉屠睢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  
嶺鐔城在武陵一軍守九嶷之塞九嶷在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  
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三年不解甲  
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湘水通而通糧道  
以典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宋西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  
中典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驁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  
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  
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剝麻考績考績考績服格下道大夫箕會丁嚮

項

箕會以箕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于是陳勝起于大澤奮臂大  
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戲戲地名劉向興義兵隨而定若折稿振落  
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  
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從中發也夫鵠先識歲之  
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扶大人過之則探轂罵兒過之則挑其  
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  
強或听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火爭之以  
為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田居之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  
听乃以問其傅宰折雅宰折雅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以為  
何如宰折雅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項  
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  
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

之

淮南子卷之五

十三



而道

失言春秋作  
逸古字通

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待遂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于閑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閑結而盡解之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理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焉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大牢三牲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圍往說之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于東海至于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者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所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非歌者拙也听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中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

也一化无

知一化此疑此下亦當有知字

由猶同

高也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  
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回亡者不同于時也昔徐偃王好  
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也曰王不  
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  
曰臣聞之大之典小強之典弱也猶石之投卵豚又何疑  
焉且也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  
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萊杜蒞  
申萊杜蒞皆音申也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于滌滌與則不能保其芳矣  
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  
之世是由乘驥逐人于榛薄而衰芝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  
而求獲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  
故君子終日乾上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上以陽動也夕惕若厲

惟尚鳥小解

一七



一本無之

色上類

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伐說子噲讓國。遂專政齊。伐燕人敗之。噲死也。哀公好儒而削。哀公魯君。代君為墨而殘。代君地。之別國。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擒矣。夫戰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官人得戟則以刈葵，官人自者得鏡則以蓋庖。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時。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大公以為飾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之于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典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典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色。

公

卒而遇飢虎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而無心，道見門閭聚眾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之伉禮，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憺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也。此察于小好，而塞于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于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次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体矣。田子方見老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貧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贖之，罷

淮南子卷之五



所謂

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定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自見四向張網者，湯教去其三面，祝日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其靈臺，得人呼而請葬，尸且文王反葬以五大夫之禮。武王陰賜人于樾下，武王哀賜者之熱，故樹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勾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斟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于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下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在楚，是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辨擊劇而勞佚齊，辨，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辨擊之勞，佚齊，子發築設勞之節，是以楚廷可為兵齊同。

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于小微而通于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于吳，衛君也。輒吳王囚之。夫差欲流之于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撤鍾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親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于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于解患，在所由之道。歛躬而行，至于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于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于

莊南島

十七



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于晉，其半曰不若朝于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于海，是賞言朝于晉者而罰言朝于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著龜。以為著龜以下兆，今朝于吳而不利，則皆移心于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于王，王報出令于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為室而太，公宣子諫曰：公宣子諫曰之大夫室大衆與人處則譚，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憚，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憚，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為大宗，而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于子也。公乃令罷之。除版而止之。魯君之欲為

者

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鱸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環臂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言物皆可而治也。有人無奈何。言有人材所不無奈何之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于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磨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然而然者。諺曰：為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留，梁後像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射朋張中，反兩之，射朋張中，棋中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



此以衍

以立務于天下務請典公修力一志悉率徒屬而以必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石乞白公之黨也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閔捷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于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盤辟也得罪辟于威王也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于城下之廬追者至端足而怒端足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惜于骨髓惜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皆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也何謂不然而若然者皆越句踐卑下

若

矣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于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六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于公倚邪于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于內者典所見于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睛植睛怪尾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太尉祭酒臣許慎輯

修務訓

修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敘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修務用以題篇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

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乃可謂為得道之法也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以為或人之言嘗問

廢論言五人可謂聖人邪有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言不得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蛇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

此于是神農乃始教民播植五穀菽麥黍稷稻也相土地宜燥濕肥瘠

高下相視也燥乾也瘠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

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之為也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

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遇之如己之子弟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

佳南鳥則解卷之二十六



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陰氣所聚故曰幽都今雁門以  
撫義也放謹堯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放棄也謹堯去後臣也南  
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其縉雲氏之裔子饗發三族之苗  
商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三苗國民于三危也  
流共工于幽州殛鯀于羽山堯時有共工官鯀禹父為治水績用  
之為洪範曰鯀則殛死然則渾舜作室築墻茨屋辟地樹穀令民  
敦窮奇饗發生至四裔可知也舜作室築墻茨屋辟地樹穀令民  
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  
曰舜陟方乃死時舜死蒼梧葬于九嶷之禹沐浴霖雨梳櫛扶風  
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禹沐浴霖雨梳櫛扶風  
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決江疏河鑿龍門關伊闕決巫  
沐浴扶風以疾風疾風為梳櫛也決江疏河鑿龍門關伊闕決巫  
江中得上行得故言決疏道東注于海故言疏龍門關而大之故曰鑿伊  
關山名禹開截山休令伊水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  
得北過入維水故言關也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  
水土定千八百國修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四載  
也栞石刊識之四海之內凡萬國湯風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  
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為也

歛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布德施惠以振困  
窮乎死問疾以養孤孀幼無父曰孤孀寡婦曰孀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  
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  
罪過于歷山歷山蓋歷此五聖者天下之盛王芳形畫虞為民興  
陽之山是湯為之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王芳形畫虞為民興  
利除害而不解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  
汗交流言其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于尊亦速  
也遠猶也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  
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于陽昞之河為治水解禱以  
除之解陽昞湯之旱以身禱于桑山之林桑山之林雲致雨故禱之聖人憂  
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帝王者非  
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逸安也為天下強掩  
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

注尚書卷之六



立天子以齊一之齊一也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間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異能猶及也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處于有莘之野執鼎和五味以干湯欲其呂望鼓刀而入周呂望姜姓四嶽之後四嶽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者呂太師望其居殷乃屠于朝諱故曰鼓刀入周自殷而往為文王成王封之于齊也伯里奚轉鬻伯里奚虞臣自賣與秦為穆公相而秦與管仲束縛管仲傳相齊公子糾不死子糾之難而孔子無墨突也墨子無煖席墨言其寒竊不至于黑坐席不至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高不以河為廣言必踰渡之事治也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

瘦臞舜黜黑禹胼胝由以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其重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朕不動恩慮不用事治求瞻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心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東流人心事而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耘功謂是蘆是藜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鯨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在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推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政事而身弗伐伐自矜功立而名弗有其名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燻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火不可以燻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有為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肆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此皆因其宜用之言無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體行其所由異路而同

淮南子卷之六



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  
 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  
 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見楚王自後趨走郢楚都也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  
 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剄  
 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削辱折銳精攻  
無罪之宋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  
 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  
 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般魏時佐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梯故曰雲梯器械設施也  
 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于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  
 守宋之備左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下也于是乃偃兵輟不攻  
 宋輟止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  
軾伏軾敬有德曲禮曰軾視焉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  
尾又曰兵車不軾尚威武也

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  
 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諸名也庶人  
 敢勿軾乎勿無也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  
 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于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為使于  
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矣吾曰悠上慙于影影形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  
 起兵伐魏司馬廋諫曰段干木賢者廋秦大夫也其君禮之天下莫  
 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于義乎于是秦乃偃兵輟不  
 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蹠疾行也段干木闔門不  
 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  
 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今夫救火者吸水而趨之或以甕  
 甕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楮不同盛水各異其于滅火鈎也故秦楚  
 燕魏之誥也異轉而皆樂轉音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



也東方之夷九種夫謂者樂之微也哭者悲之效也微應也憤于

中則應于外憤發故在所以感感發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

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効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

曰非也故人性各有所修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

益推此揆之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人馬

筋骨形體所受于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為馬不相類

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

在草中故曰草駒翹乍足以嗜肌碎骨蹏蹏足以破盧陷囚也

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

歷險墜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

馬孽蟲也而可以通志氣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

正性善發憤而成帽憑而為義帽憑盈滿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

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

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聖人不學而知之也沉醜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不能正賢師不能化

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弟能化詩云曼頰皓齒形夸骨

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西施陽

文古之所嗔睨哆嚙蘧蔭戚施雖粉白黛黑不能為美者嫫母化

惟也嗔讀推衡之推急氣言之際讀嚙多讀大口之多嚙讀楚籛

及西施惡不着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喻導而芳澤之施且子有

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僻者而先

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

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蹟之難輟足不行感也人謂頤

也言以飽而不食蹟而不行喻丹朱商均不可教也而後學謂之感也今有良馬不待册鐸而行駕

佳句鳥以



馬雖冊綴之不能進為此不用冊綴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垂得駕

故曰愚也夫怯夫操利劔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

攘捲一擣則折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為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

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守衆而同于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

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是雨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平

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七者衆齊麥夏死人曰夏生七者衆

也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

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鎮星在寅日攝提鎮星

更言且余星辰皆西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駘駘通達胡人性皆

然亦舉多疑讀似有變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訛訛通達胡人性皆

無私有赤龍負圖而至曰亦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

髮鬚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一言而  
帝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洞連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  
萬民齊齊無倦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舉十六相作事成法出言  
成章煥乎其為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  
也大通天下與利除害疏河決江傳曰劉子觀于維內云微禹文  
王四乳是謂大仁乳所以養人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文王為西伯  
分天下而二受命而皋陶馬冢是謂至信若馬口出言皆決獄  
明白察于人情察猶知也禹生於石禹母修也感石而出契生于卵契母  
氏之友簡翟吞燕卵而生契背而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  
山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史皇產而能書而見鳥跡知  
著書故曰史皇羿左臂修而善射之君也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  
猶繼踵而生以千歲為近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四俊  
之才難才千人為俊謂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展足水  
也履願夫純釣魚賜劍走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釣

展足本一字  
今分三非

夫純釣魚賜劍走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



名魚賜文璽屈碎去魚賜  
 者良劍也型或作盧也  
 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則水斷龍舟  
 舟陸剽犀甲也言利  
 明鏡之始下型瞭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  
 摩以白旃髮屑微毛可得而察細察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  
 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過非也知者之所短不若愚之所修短謂  
 長明有所不足謂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也衆凡何以知  
 愚有所不逮也  
 其然夫宋畫吳冷刻刑鑿法乳修曲出刑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鑿  
 曲出于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蔡之幼女衛之稚質  
 不意也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蔡之幼女衛之稚質  
 今南揚胡曲衛故在河內後徙  
 頓丘今東陽郡雅亦少女  
 核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抑赤文  
 短目黑耳亦言其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去天之所  
 覆地之所載包于六合之內託于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  
 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跋行蹠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  
 攫搏也肆極跋讀與跋  
 之跋踈讀能多之饒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

其與人無以異一同人亦避害就利也然其牙爪雖利筋骨雖彊不  
 免制于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力勢  
 也無稟受于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故力竭功沮沮蓋也夫鴈順風  
 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朱秀曰蘆已秀曰矰矰矢弋綴也  
 知為埤糶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充膏槎櫛坻虛連比以  
 像宮室陰以防雨防衛景以蔽日蔽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  
 于其所利今使人生于辟陋之國辟遠陋長于窮櫛漏室之下長  
 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獨守  
 專室而不出門專室使其姓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  
 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時造作曆胡曹為衣易曰黃衣垂衣裳  
 后稷耕稼詩曰播儀狄作酒見世奚仲為車傳曰奚仲為夏臣也此六  
 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

性自鳥獸性



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也通遂為天下備備猶今使

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言人各有所不能不能而皆修其業當世之人

以奄之奄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賢才而皆修其業當世之人

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續猶

也傳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止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

黑然搏琴撫弦參彈復微攬援標拂手若蓂莢不失一弦參弦并

上下手攬援標拂撥擊蓂莢言其疾學之習微讀雜率之使未嘗

鼓瑟者雖有籀朱之明攬援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離朱黃帝時

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攬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機矯弓之材讀

首尾成形磁諸之功磁諸治王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木直中

繩操以為輪其曲中規規員是也隱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

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又况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修忍

變化與物推移推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施君子有能精操

覽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

之境所觀以道遙仿伴于塵埃之外塵埃猶超然獨立卓然離世

于俗不羣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

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辨別然蘇援世事分

白黑利害蘇猶索按別分白善善策得失以觀禍福非常曰觀設

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書也立是廢非明示

後人是善也死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功業如此者人才之所能

逮及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謂慢易

于廢然多言而不暇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沃地之

民多不才者饒也偽送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

佳有焉解



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就月將

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緝熙之篇言為善者日有所成就

也謂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趨明師解所

則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于何以明之昔者南策疇恥聖道之

獨亡于已身淬霜露救蹇跌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涿浴救蹇著

遂曰跋涉故觸犯荆棘百舍重游不敢休息南見老聃

受教一言老聃老子字伯陽楚苦縣潁水南人今陳國東潁

神曉冷鈍聞條達曉明猶鈍悟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日不食

則覽故以七日為極是以明昭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地

也畧猶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世傳相語至今不止此

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吳王戰于百舉莫器人心撫其御之

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大也莫眾也主人衆之官楚

得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因軌而

功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曰士

此者一人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

曰我心腹楚國中包胥如秦乞師故曰不如求救于諸侯於是乃

贏糧跣走跋涉谷行贏裹一曰囊跣走不及上峭山赴深谿游川

水峭山高深谿大壑遊犯津關獵蒙籠沙石躑躅滕曾繭重

抵七日七夜至于秦庭犯觸上津關則捲獵蒙籠之山一日葛繭

賦曰申重繭鶴跣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黑立言不

動不食鶴其面涕流交集以見秦王秦王秦曰吳為封豕脩蛇

蚕食上國虐始于楚封脩皆大豨蛇喻貪蚕食也寡君失

社稷越在草茅寡君昭王越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啟處遑暇

佳有焉以解

足下必有闕

莊謂吳蒙冒石矢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矣



處安也。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鉞  
 虎傳曰：卒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比曰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塞函谷一曰擊  
 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公婿之谿，水蓋江，水傳曰：敗吳於谿，楚地烈，遂  
 廟堂著于憲法。此功之可強成者也。法也。烈功憲夫七尺之形，心致憂  
 愁，勞苦膚，知痛疾寒暑，人情一也。也。一同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  
 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猶蓋聞子發  
 之戰，子發楚威王少將也進如激矢，合如雷雷，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  
 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戟必克。克勝也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  
 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字國此自強而成  
 功者也。成猶也是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強也官御不厉，心意不精。  
 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也。列業侯王懈惰，後世無名。世猶也詩云：我馬  
 唯騏，六轡如絲。持云小雅皇七者華之篇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

言人之有所務也。然難也。莫言當馳驅以忠信往，莫難事通於物  
 者不可驚以怪。通達言怪物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明非察於  
 辨者不可耀以名。耀眩名虛審于形者不可遜以狀。遜狀也世十  
 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于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說言也。言為二至所作，乃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  
去入其說于人，乃用之學者救于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生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  
 非之分不明。誦之喻若影之隨形，餐之應聲夫無規矩，雖奚仲不  
 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  
 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子氏子通，稱其名，達於音律，伯牙楚  
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仕於梁  
也。周宋蒙縣人，作書三十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听其言  
三篇為道家之言也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里敲橫丈  
人長老年少

佳有鳥烈解



吕氏春秋作帶  
聽此復當化帶

為之說事老人敲其頭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  
自按不暇何能明道也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  
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悅以取少主之權也唐姓名姑梁  
少主謝子之君一日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  
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復听也非其說異也所以听者易  
也易羊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罪在是以甘為苦非味之過過在楚人  
有烹猴者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召猶後聞其猴也據地  
而吐之盡馮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姑梁聞之因藏怒也邯鄲  
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非雅樂也李奇古之名倡也諸人皆爭  
學之也皆眾後知其非也而皆弃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  
弃之故未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鄙人以示人  
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于中則貴是而  
同今古符驗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曰同明無以听其說則所

三字衍文

子当化梓音  
之說

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明驗无以听人說之是至  
之事有可貴者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荆人和氏得美  
意可不貴之也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荆人和氏得美  
之下獻楚武王上以為石刑其右趾及文王即位復獻之如是乃泣  
血証之為寶文王曰先王輕于刑足而重罰石遂為剖之畢知和  
氏之璧也今劍或絕側贏文齧缺卷錐而稱以項襄之劍則貴  
人爭帶之絕無側贏无文齧卷錐無項襄之劍則貴  
之錐也琴或撥刺枉梳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則側室爭鼓之  
擬刺不正枉梳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則側室爭鼓之  
注王琴則側室之宛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虛堂也苗山之鈺羊  
頭之銷雖水斷危舟陸刺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  
利用无所稱也山桐之琴湖子之腹雖鳴廉隅脩營唐牙莫之鼓  
故無人服帶也山桐之琴湖子之腹雖鳴廉隅脩營唐牙莫之鼓  
也脩營音清涼声和調唐猶堂營音營正急之營也通人則不  
然服劍者期于銛利而不期于墨陽莫邪通人通于事類不杰不  
得銛利而已墨陽乘馬者期于千里而不期于驂騮綠耳鼓琴者  
莫邪美劍名也

佳句為小解



李更下有泣字  
變

師曠

期于鳴廉脩營而不期于濫脇號鍾濫脇音不和號字掃詩書期  
于通道畧物而不期于洪範商頌畧或作容聖人見是非若白  
黑之於日辨辨別清濁之于耳听清商也衆人則不然是也中无  
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土墮以礼哭之而无所歸心自不歸父  
也故夫李予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知非玉石之相類者唯良  
工能識之是也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微妙論今取新聖人  
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眩于孔墨之名而或不  
故美人者非必而施之種通上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  
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前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誠得  
清白之上執玄鑑于心照物明白不差古今易意玄米也鑑鏡也  
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據書明指以示之據指也雖閭館亦不恨矣朝聞道  
美何恨昔晉平公令官為鍾上成而示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晉

聞

子彪師曠識音平公曰寡人以示工七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  
故知其不調也也師曠曰使后世无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  
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后世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作書  
三代典我同行五伯典我齊智我謂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无有  
聞里之間穷巷之知者何曾則也我則无声名宣聞于閭里彼并  
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  
今夫毛牆而施天下之美入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帝死  
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虽有美姿人  
睥掩其鼻孟子曰西施之蒙不嘗試使之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  
素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也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首飾珥瑱同細粉白黛黑佩玉環榆步休  
動行雜芝若蒙雀目視雜紳之若香草卷冶由笑日流眺冶從笑  
云巧笑倩兮是也流眺精精口曾抗奇牙出馱哺搖曾則也燒弱也  
助侍云美目盼兮是也

佳行馬小解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一

太尉祭酒臣許慎輯

泰族訓

泰言古之通萬物之極也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晝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  
 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物殺也莫見其所  
 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  
 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彌延之則踈稽之弗得  
 察之虛日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  
 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  
 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溪來轉縣邊候見虜舉溪轉而日在其  
 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曠未  
 集而魚已噏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

未

淮南鴻烈解

二十一



誠不神  
矯

禮之誤

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嗔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于內形氣動于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矯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侵有以相蕩也精侵氣之侵人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不

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牙者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比契也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神鬼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徃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神以化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神鬼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父而請雨說卜筮而决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



丘  
榮心涉

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安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立阜不能生雲雨，榮水不能生魚鱉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熾風，蟣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于外，非生于內也。夫蛟龍伏寢于淵，而卵割于陵。蛟龍鱉屬也。亂于交而騰蛇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于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于內，棲神于心，靜漠恬淡，訟謬胸中。訟容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君神者得其位也。豈飾榘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惡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

止方位字

戶

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大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釜，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蜜子治賈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長分別長者多得。而斑白不戴負。斑白頭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

者

必

生而為萬物



淮南子卷八

天下非易民性也。附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則必大其化而欲作則小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谷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下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能匠不能斷金，巧治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斷，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窳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鷄司夜，令犬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鍾鼓箎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至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

百成王本心曲

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也。出曰入學，治兵入曰振作也。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資，不能遵道。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伍。何謂參伍？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官有十二月之政令也。以調陰陽之氣，而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畜，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

淮南子卷八



澤肥數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  
 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  
 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  
 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  
 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  
 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  
 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  
 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  
 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上  
 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歲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  
 風雷雨而不迷林麓于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去遭大風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子九男贈以  
 昭華之玉昭華王名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朱堯

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  
 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  
 也夔充典樂臣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酒淫靡  
 不顧政治至于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也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  
 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  
 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橋之具生肉為鮮乾肉為橋簡士卒習  
 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  
 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究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貧者劝善而  
 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内外相  
 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  
 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  
 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降殺不得  
 佳南鳥烈解六十七卷



首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收  
 敗扶衰點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  
 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疎無親故能法天  
 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  
 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利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  
 之風也浮麗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  
 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  
 易之失用易以氣定吉凶故鬼也樂之失淫樂變至于鄭聲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怨以近思也  
 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法也禮之失忤禮尊七甲七尊春秋之失訾春秋  
災範不避王人書六者聖人無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  
 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調知權衡準繩  
 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所宜論其

翼方帳從標衡勢施便也駢歌馳服歌步駢馬也帶不厭新  
 不厭故處地宜也閔雖與于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重居  
 也鹿鳴興于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軍獲  
味襄公與楚戰於泓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  
楚人敗之義公獲也而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  
 燒而死伯姬求共公夫人夜火火待父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  
 行也成功立事皆足多哉方止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  
 塵埃之間離群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  
 吸而入新踪虛輕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  
 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回弭亂可謂忠臣矣而未可為弟也湯放桀  
 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失殘除賊可謂惠君矣而未可謂忠臣也樂  
 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  
 為慈父也故可乎而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可乎可乎可乎可乎

車錄乘



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于異趨而皆賢故  
 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  
 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  
 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  
 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  
 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  
 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  
 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不  
 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  
 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  
 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  
 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无益于

而有益于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于費者智者弗行  
 也故功不猷約事不猷省求不猷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  
 寡易贍也衆易乏于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  
 義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  
 無為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徹于一事察于一辭審于一枝  
 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甑有莛秤薪而爨數米而  
 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負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  
 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與而後饋可以養少  
 而不可以養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刺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  
 也陳簋簠器方中者為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  
 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伐之故張  
 琴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

淮南子卷之四

卷之四

二



絃之琴。謠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牖而不收于前。鍾鼓不解于懸。而四夷服。趙政書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御史冠蓋接于群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邪姦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馬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群嗥。伐回逆天之行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驚馬也。驚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苗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

養刑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愛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于上。而百姓服于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與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公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次其所決而高之。填積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雖有腐。髓流漸。弗能汙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尺枉寸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侑鵠者。非貴其隨病而調。漿貴甘。摩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脉之病可知。所以貴



以者

後

無

不

蹈

刻化刑

聖人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王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其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室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听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室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壟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滅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據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飾其家，窺其戶，閭其無人。無人者，非其眾庶也。言無聖

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礼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礼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礼義，无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礼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鏡皮膚，革被創，流血至雉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為丸，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尊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行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礼義修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知過万人



行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于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令使愚教之。使不肖歸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制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

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直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說湯而不用于是負鼎俎。調和五味。俎俎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安。此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无所偶。故因衛夫人。弼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也。至炤也。動于推而統于善者也。夫觀逐者于其反也。而現行者。于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化也。文公樹米。公

仁  
卷之九



形

或從

晉文公也曾子架年架連架所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  
木而欲也善以自為解和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汗  
 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  
 也行無庶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勢趨門立私廢公  
 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  
 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趣行踳馳不歸善者不  
 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于木榷爵祿  
 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用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  
 軒穆万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无遺憂此異行而歸于善者  
田子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枕滑諸侯使百姓不違啓居或橫或合衆溺  
 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于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犹日月之蝕何

者 輕 若

害于明小人之過也猶狗之晝吠鷓之夜見何益于善夫知者不  
 妄死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力足賴也身死而名足  
 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並  
 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非中者謂之小人  
 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  
 圖而右列喉愚者不為也身貴于天下也死君親之雖視死者歸  
 義重于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經義  
 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  
 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  
 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  
 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未有失已而得人者  
 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



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  
 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  
 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擾命之所死柰何故不  
 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  
 度可以為萬民儀令目悅五色口爵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  
 害其性日引邪欲而交其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故自養得  
 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  
 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  
 交趾後函都師起容閔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戰  
 而戰左操黃越右執白旄以麾之則死解而走遂上崩而下紂  
 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湯武不為  
 放周處編鄴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回朝成湯

之廟表商容之闔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析炮毀鼓解五其  
 縱牛馬挺胸而朝天下百姓誦詭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  
 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為九龍之  
 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合昭王之宮兵之入楚皆合  
 大也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  
 寇皆方面奮臂而為之闔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  
 却吳兵復楚也灵王作章華之臺楚君發乾谿之役恐吳吹于乾  
 谿外内搔動百姓罷弊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弃疾皆吳百  
 姓放臂而去之餓于乾谿食菴飲水草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  
 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  
 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  
 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甲文王處鄆



百里令行禁止于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使于魯而戎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于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之楚丘畏于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于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无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况開戶發牖，從冥也。見昭也乎？從冥也，見昭也，猶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况登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况万物在其間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于人也，聞者所以通人于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非形骸有瘖聾哉！

之

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伸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于類也，夫觀藝之廣崇，窮道德淵深，達乎無上，至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于四海，崇于太山，富于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倫，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覩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推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決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谷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志者皆

志作知

淮南子卷之七



本有一字

學焉。其為師亦傳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于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雁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疇弁之比于人也。凡學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体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木。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人皆為尊。

釋

厚

上

棟莫若德

小者為尾末。大于本則折。尾大于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于治也。豈得无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人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什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弃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城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忘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啟之以令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申子之三符。申不害三符也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憤也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從張儀說為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



者也。子囊比而全楚，比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也。弦高誕而存，比逐走庸常也。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于詞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于弦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于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思，故鄉作為山川之嘔。嘔，山曲之謂也。聞者莫不殫涕。荆軻西刺秦王，荆刺燕太子丹，秦王故遣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謔于易水之上。高漸離宋意皆刺之也。高漸離宋意皆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瞑目裂眦，髮植穿冠。因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太美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和，五味不米絃漏越。朱絃練絲漏穿一唱而三嘆，可听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听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于耳，燕味快于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木于

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千之言，五千謂商鞅申子所以便說揚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源其本末，不可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視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弥久而不渝。夫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于嶰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延為平公鼓朝謔，比鄙之音，衛靈公宿于唯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延作靡上之樂，紂王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濮上也。大息而抚之，所以防淫僻之風。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机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于胷中，則純白不備。



王必一作琴

執當以逸

弱

而神德不全矣。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  
 二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  
 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  
 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  
 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  
 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  
 坐之法一家，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滅爵祿之令，收之爵祿而  
 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  
 以法亡秦，察于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滅楚，習  
 于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  
 也。然而史蘇歎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見其四世之被禍也  
 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之所為也而子胥憂

之見其必擒于越也。小白奔莒，桓公也。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  
 叔谷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于霸也。勾踐棲于會稽，修政不給，  
 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畏  
 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却桓公  
 信諸侯，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于重閉之內，而慮患  
 于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晉也蠟蠶一歲再收，蠟再非不利也  
 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耨隨而  
 然其相似不以小利害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  
 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  
 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綏綽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  
 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予以舉奸，非不擾也。然而傷和  
 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万

桂海鳥

卷之七

七







淮南鴻烈要畧問詰卷之二十八

太尉祭酒臣許慎輯

要畧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其微妙論其大体

抽

則作懼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  
 通諸理雖未能袖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  
 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也則為人之惛也然弗能知  
 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  
 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  
 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冥覽有精神有本經  
 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  
 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原道者虛年六合虛年也混沌萬  
 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此極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道

淮南鴻烈問詰卷之二十八



物或化類以復

託小以包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  
 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時則尊天而保真欲再  
 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欲而反情執其大指以  
 內洽淵五藏濺瀦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  
 耦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做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  
 埒有無之精埒摩埒也雖別萬物之變合用死生之形使人知遺  
 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  
 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  
 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  
 殃順特運之應法五神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  
 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終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  
 居明萬物之主知生物之衆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

周倫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引者所以上因天而下盡  
 地力地力撻度行常合諸人則經十二節一節為人以法式終而復  
 始歲終十二月轉于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合開塞各有龍  
 忌北中胡以南越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  
 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  
 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擗擗也  
 漫想宵類漫微類也宵物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寤滯  
 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  
 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  
 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于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  
 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  
 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抚靜其鬼鬼不

佳有鳥以解



以物易已而堅守虛死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  
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  
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規。樽止也。流  
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大小之差者也。正術者。君人之事也。  
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尽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  
名提責實考之參。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  
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  
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  
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  
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匿者也。匿齊俗者。所以一併生之短  
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万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譬畫  
人事之終始者也。譬道應者。擬擬遂事之蹤。追覲往古之跡。察端

福利害之反。老駘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泥淪者。所  
以箴縷絲繆之間。絲繆攝掉兜齧之矧也。矧攝師也。攝也。接徑直  
施。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沒于  
勢利。不誘惑于事能。有符矐睨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  
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即詮  
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  
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体因道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取  
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  
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擊危乘勢。以為賢。清靜以為常。避實就  
虛。軍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窺穿鑿。百事  
之雍遏。而通行貫尚。万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  
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擇搏困。搏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也。



所

人間者是以規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舉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諛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為人之于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淨為常。恬惓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于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寒而無為也。同其无為。則通其所以无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听。所以使學者孳也。以自裁也。裁。裁也。裁。裁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維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万方之情。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澈神明之精。澄澈也。清濁也。澄澈也。清濁也。以與天和。相嬰薄也。嬰。統也。薄。也。所以負

同

王  
之以術文

五帝三五。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于內。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之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堊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傍。則助月之明。祥風至。條風不鳴。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籍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于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鴻大也。烈功也。凡二篇總謂之鴻烈。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机。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称喻。則

淮南子卷之八



喻

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方。知記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警諭。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摠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精。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然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是以旁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八上變為六十四卦。伏希示其象。周室增以六爻。爻。謂所以原測淑清之道。

逐

優二仙漫

振作握

者

以

而塘遠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孝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昇其情。万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優綵紛遠。綴所以兆汰滌蕩。至意也。使之無疑。竭底帶捲。掘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不可勝數。然祭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蛇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八方上外天地。押屏也。其于逍遙。一世之間。宰匠万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燒。挾。至也。燒。先也。潤萬物而不耗。曼芳洮方。足矣。覽矣。貌兮。浩兮。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戮殺無止。

注同鳥以解

五



率一作索

康梁沉酒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沉酒墮也成市言集者多作為炮烙之刑刻諫者  
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太王上季文王也修德行  
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士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  
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謂周  
謀文工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率薄賦陳陰符兵  
也賦也環甲冑環置以法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  
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  
來責遠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于兩楹之間兩楹堂柱  
之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  
祭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而欲為亂周公  
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俱爭道之不塞  
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故折抱楛笏而斬以率

前王室鎮撫諸侯成土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于魯以此移風  
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  
其簡籍故儒者之孳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  
禮煩擾而不悅悅易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得周道  
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纁垂以為民先剔河而道九  
岐剔洩夫也九岐水也鑿江而通九路則為九辟五湖而使水辟人  
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擯擯也濡不給給也死陵者葬陟死  
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間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  
征南夷北狄交代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絲也齊國之地東負海  
而北郭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  
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  
公內好声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辨別也作為路寢之臺

佳乃鳥烈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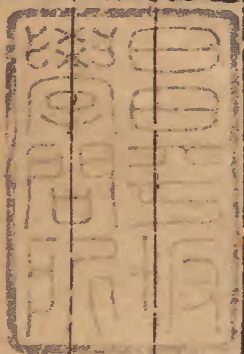


尋

政作致

族鑄大鍾。族聚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鍾聲似雷震。一朝用三千鍾。贛鍾十斛也。贛賜也。一斛也。梁丘據子家噲。導于左右。二人也。導也。也。故宴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博連典同。特怙連典之同。約重政。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闕。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墮民險。而介于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曰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成。以刑而不可化。以賞而不可所。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子。謂也。現天地之象。通古

今之事。推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工之風。以備庠庠。謂此猶攝業也。庠治。庠治。謂此猶攝業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其。謂精進為精。棄其珍楚人謂洋濁。擊為珍擊也。樹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于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窳。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窳也。



南鴻烈要畧問詰卷之二十八

寬政丁巳五月既望學生大鄉良則訂



